



【传忠书局刊刻】

曾文正公全集

曾国藩 著

李瀚章 编撰 李鸿章 校刊

[第九卷]

首卷·年谱·求阙斋日记类钞·家书

线装书局

版权页

（传忠书局刊刻·足本）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曾文正公全集：全 12 册 / （清）曾国藩著；李瀚章编撰. —北京：线装书局，2012.1

ISBN 978-7-5120-0454-2

I .①曾... II .①曾...②李... III .①曾国藩（1811～1872）—全集 IV .
①Z4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 259875 号

曾文正公全集

作者：曾国藩

编撰：李瀚章

校刊：李鸿章

责任编辑：杜语高晓彬李津红

装帧设计：高欣彭彭

出版发行：线装书局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（100009）

电话：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址：www.xzhbc.com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印刷：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 1/16

印张：334.75

字数：6800 千字

版次：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3000

书号：ISBN 978-7-5120-0454-2

定价：680.00 元（全 12 册）

目 录

经史百家杂钞卷十九	1
汉书 / 杨胡朱梅云传	1
汉书 / 萧望之传	8
后汉书 / 班超传	16
后汉书 / 臧洪传	23
三国志 / 王粲传	27
三国志 / 诸葛亮传	29
经史百家杂钞卷二十	37
蔡邕 / 郭有道碑	37
蔡邕 / 陈太丘碑	38
蔡邕 / 胡公碑铭	39
蔡邕 /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	40
蔡邕 / 杨公碑	41
蔡邕 / 汉太尉杨公碑	42
蔡邕 / 朱公叔坟前石碑	43
蔡邕 / 贞节先生范史云碑	43
蔡邕 / 袁满来墓碑	44
韩愈 / 曹成王碑	45
韩愈 / 贞曜先生墓志铭	46
韩愈 /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	47
韩愈 /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	48
韩愈 / 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	50
韩愈 / 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	51
韩愈 / 河南令张君墓志铭	54
韩愈 / 柳子厚墓志铭	55
韩愈 / 清边郡王杨燕奇碑	57
韩愈 / 唐故相权公墓碑	58
韩愈 / 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	60

韩愈 / 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	60
韩愈 /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	62
韩愈 / 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	63
韩愈 / 江南西道观察使太原王公墓志铭	64
韩愈 / 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	65
韩愈 / 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	66
韩愈 / 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	68
韩愈 / 李元宾墓铭	68
韩愈 / 施先生墓铭	69
韩愈 / 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	69
韩愈 / 扶风郡夫人墓志铭	70
韩愈 / 河南府法曹参军卢君夫人墓志铭	71
韩愈 / 女挈圻铭	71
韩愈 / 赠太傅董公行状	72
韩愈 / 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	75
韩愈 / 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	76
韩愈 / 故贝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	78
韩愈 / 毛颖传	78
柳宗元 / 襄阳丞赵君墓志铭	79
经史百家杂钞卷二十一	80
欧阳修 / 资政殿学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铭	80
欧阳修 / 胡先生墓表	84
欧阳修 / 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	85
欧阳修 / 徂徕石先生墓志铭	86
欧阳修 / 孙明复先生墓志铭	87
欧阳修 / 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	89
欧阳修 / 尹师鲁墓志铭	90
欧阳修 / 梅圣俞墓志铭	91
欧阳修 / 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	93

欧阳修 / 石曼卿墓表	94
欧阳修 / 泂冈阡表	96
王安石 /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	97
王安石 / 王深父墓志铭	98
王安石 / 建安章君墓志铭	99
王安石 / 秘阁校理丁君墓志铭	100
王安石 / 临川王君墓志铭	101
王安石 / 广西转运使苏君墓志铭	102
王安石 / 金溪吴君墓志铭	103
王安石 / 曾公夫人万年太君黄氏墓志铭	104
王安石 / 给事中孔公墓志铭	104
王安石 / 兵部员外郎马君墓志铭	106
王安石 / 仙居县太君魏氏墓志铭	107
归有光 / 归府君墓志铭	108
归有光 / 寒花葬志	109
归有光 / 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状	109
归有光 / 先妣事略	113
归有光 / 归氏二孝子传	114
归有光 / 陶节妇传	115
经史百家杂钞卷二十二	116
书 / 金縢	116
书 / 顾命	117
左传 / 齐鲁长勺之战	118
左传 / 秦晋韩之战	118
左传 / 晋公子重耳之亡	121
左传 / 晋楚城濮之战	124
左传 / 秦晋殽之战	128
左传 / 晋楚邲之战	130
左传 / 齐晋鞌之战	135

左传 / 晋楚鄢陵之战	138
左传 / 晋入齐平阴之战	141
左传 / 宋之盟	142
左传 / 晋魏舒败无终之战	145
左传 / 叔孙穆子之难	145
左传 / 楚灵王乾溪之难	147
左传 / 吴楚鸡父之战	151
左传 / 鲁昭公乾侯之难	151
左传 / 吴楚柏举之战	158
左传 / 晋郑铁之战	161
左传 / 齐鲁清之战	162
左传 / 白公之难	163
经史百家杂钞卷二十三	165
通鉴 / 赤壁之战	165
通鉴 / 曹爽之难	168
通鉴 / 诸葛恪之难	173
通鉴 / 谢玄肥水破秦之战	176
通鉴 / 刘裕伐南燕之役	179
通鉴 / 韦睿救钟离之役	182
通鉴 / 高欢沙苑之战	184
通鉴 / 宇文泰北邙之战	186
通鉴 / 韦孝宽之守玉壁	189
通鉴 / 李晟移军东渭桥之事	190
通鉴 / 裴度李愬平蔡之役	192
韩愈 / 平淮西碑	199
经史百家杂钞卷二十四	202
书 / 禹贡	202
周礼 / 大司乐	204
周礼 / 大司马	205

周礼 / 职方氏	207
周礼 / 大司寇	208
仪礼 / 士冠礼	209
仪礼 / 士相见礼	213
仪礼 / 觐礼	215
礼记 / 祭法	216
礼记 / 投壶	218
史记 / 天官书	219
史记 / 封禅书	232
史记 / 平准书	249
经史百家杂钞卷二十五	258
汉书 / 地理志节抄	258
唐书 / 兵志	270
曾巩 / 越州赵公救灾记	281
曾巩 / 序越州鉴湖图	282
经史百家杂钞卷二十六	286
礼记 / 深衣	286
周礼 / 梓人	286
周礼 / 匠人	287
周礼 / 轮人	288
周礼 / 舆人	289
周礼 / 辀人	289
周礼 / 弓人	290
周礼 / 矢人	293
蔡邕 / 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	294
王延寿 / 桐柏庙碑	295
王粲 / 荆州文学记	295
韩愈 / 蓝田县丞厅壁记	297
韩愈 / 郾州溪堂诗并序	297

韩愈 / 画记	299
韩愈 / 南海神庙碑	300
韩愈 / 汴州东西水门记	302
韩愈 / 处州孔子庙碑	302
韩愈 / 衢州徐偃王庙碑	303
韩愈 / 柳州罗池庙碑	304
韩愈 / 袁氏先庙碑	305
韩愈 / 乌氏庙碑	307
韩愈 / 新修滕王阁记	308
韩愈 / 科斗书后记	309
柳宗元 / 始得西山宴游记	309
柳宗元 / 钴潭记	310
柳宗元 / 钴潭西小丘记	310
柳宗元 / 游黄溪记	311
柳宗元 / 永州万石亭记	311
柳宗元 /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	312
柳宗元 / 袁家渴记	312
柳宗元 / 石渠记	313
柳宗元 / 石涧记	313
柳宗元 / 小石城山记	314
柳宗元 / 柳州东亭记	314
柳宗元 /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	314
柳宗元 / 零陵三亭记	315
柳宗元 / 序饮	316
柳宗元 / 序棋	317
范仲淹 / 岳阳楼记	317
欧阳修 / 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	318
欧阳修 / 岷山亭记	319
欧阳修 / 丰乐亭记	320

曾巩 / 宜黄县学记	321
曾巩 / 筠州学记	322
曾巩 / 徐孺子祠堂记	324
曾巩 /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	325
曾巩 / 齐州二堂记	326
曾巩 / 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	327
王安石 / 慈溪县学记	328
王安石 / 芝阁记	329
王安石 /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	330
王安石 / 游褒禅山记	330
苏洵 / 张益州画像记	331
苏轼 / 表忠观碑	333
苏轼 / 超然台记	334
苏轼 / 石钟山记	335
苏辙 / 武昌九曲亭记	336
归有光 / 项脊轩记	336
姚鼐 / 仪郑堂记	337
经史百家简编	338
经史百家简编序	338
经史百家简编卷上	341
经史百家简编卷下	399
曾文正公诗集	443
曾文正公诗集卷一	443
曾文正公诗集卷二	457
曾文正公诗集卷三	471
曾文正公诗集卷四	484

经史百家杂钞卷十九

传志之属上编三

汉书 / 杨胡朱梅云传

杨王孙者，孝武时人也。学黄、老之术，家业千金，厚自奉养生，亡所不致。及病且终，先令其子曰：“吾欲裸葬，以返吾真，必亡易吾意！死则为布囊盛尸，入地七尺，既下，从足引脱其囊，以身亲土。”其子欲默而不从，重废父命；欲从之，心又不忍，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。祁侯与王孙书曰：“王孙苦疾，仆迫从上祠雍，未得诣前。愿存精神，省思虑，进医药，厚自持！窃闻王孙先令裸葬，令死者亡知则已，若其有知，是戮尸地下，将裸见先人，窃为王孙不取也！且《孝经》曰：‘为之棺槨衣衾。’是亦圣人之遗制。何必区区独守所闻？愿王孙察焉。”

以上祁侯书

王孙报曰：“盖闻古之圣王，缘人情不忍其亲，故为制礼，今则越之，吾是以裸葬，将以矫世也。夫厚葬，诚亡益于死者，而俗人竞以相高，靡财单币，腐之地下。或乃今日入，而明日发，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？且夫死者，终生之化，而物之归者也。归者得至，化者得变，是物各反其真也。反真冥冥，亡形亡声，乃合道情。夫饰外以华众，厚葬以鬲真，使归者不得至，化者不得变，是使物各失其所也！且吾闻之：精神者，天之有也；形骸者，地之有也。精神离形，各归其真，故谓之鬼。鬼之为言归也。其尸块然独处，岂有知哉？裹以币帛，鬲以棺槨，支体络束，口含玉石，欲化不得，郁为枯腊，千载之后，棺槨朽腐，乃得归土，就其真宅。由是言之，焉用久客？昔帝尧之葬也，窾木为槨，葛藟为緘，其穿下不乱泉，上不泄。故圣王生易尚，死易葬也，不加功于亡用，不损财于亡谓。今费财厚葬，留归鬲至，死者不知，生者不得，是谓重惑！於戏，吾不为也！”祁侯曰：“善！”遂裸葬。

以上王孙答书

胡建，字子孟，河东人也。孝武天汉中，守军正丞，贫亡车马，常步与走卒起居，所以尉荐走卒，甚得其心。时监军御史为奸，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。建欲诛之，乃约其走卒曰：“我欲与公有所诛，吾言取之则取，斩之则斩。”于是当选士马日，监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，建从走卒趋至堂皇下，拜谒，因上堂，走卒皆上。建指监御史曰：“取彼！”走卒前，曳下堂皇，建曰：“斩之！”遂斩御史。护军诸校皆愕惊，不知所以。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怀中。遂上奏曰：“臣闻军法，立武以威众，诛恶以禁邪。今监御史公穿军垣以求贾利，私买卖以与士市，不立刚毅之心、勇猛之节，亡以帅先士大夫，尤失理不公。用文吏议，不至重法。《黄帝·李法》曰：‘壁垒已定，穿窬不由路，是谓奸人。奸人者杀！’臣谨按军法曰：‘正亡属将军，将军有罪以闻，二千石以下行法焉。’丞于用法疑，执事不谗上，臣谨以斩，昧死以闻。”制曰：“《司马法》曰：‘国容不入军，军容不入国。’何文吏也！三王或誓于军中，欲民先成其虑也；或誓于军门之外，欲民先意以待事也；或将交刃而誓，致民志也。建又何疑焉！”

以上斩监军御史

建由是显名。后为渭城令，治甚有声。值昭帝幼，皇后父上官将军安与帝姊盖主私夫丁外人相善，外人骄恣，怨故京兆尹樊福，使客射杀之，客臧公主庐，吏不敢捕。渭城令建将吏卒围捕，盖主闻之，与外人、上官将军多从奴客往，奔射追吏，吏散走。主使仆射劾渭城令游徼伤主家奴，建报亡它坐。盖主怒，使人上书，告建“侵辱长公主，射甲舍门；知吏贼伤奴，辟报故不穷审”。大将军霍光寝其奏。后光病，上官氏代听事，下吏捕建，建自杀。吏民称冤，至今渭城立其祠。

以上为渭城令冤死

朱云，字游，鲁人也，徙平陵。少时通轻侠，借客报仇。长八尺余，容貌甚壮，以勇力闻。年四十，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《易》，又事前将军萧望之受《论语》，皆能传其业。好倜傥大节，当世以是高之。元帝时，瑯邪贡禹为御史大夫，而华阴守丞嘉上封事，言：“治

道在于得贤，御史之官，宰相之副，九卿之右，不可不选。平陵朱云，兼资文武，忠正有智略，可使以六百石秩试守御史大夫，以尽其能。”上乃下其事，问公卿，太子少傅匡衡对，以为“大臣者，国家之股肱，万姓所瞻仰，明王所慎择也。传曰‘下轻其上爵，贱人图柄臣，则国家摇动，而民不静矣’。今嘉从守丞而图大臣之位，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，非所以重国家而尊社稷也！自尧之用舜，文王于太公，犹试然后爵之，又况朱云者乎？云素好勇，数犯法亡命，受《易》颇有师道，其行义未有以异。今御史大夫禹洁白廉正，经术通明，有伯夷、史鱼之风，海内莫不闻知。而嘉猥称云，欲令为御史大夫，妄相称举，疑有奸心。渐不可长，宜下有司案验，以明好恶。”嘉竟坐之。

以上嘉荐云为御史大夫

是时，少府五鹿充宗贵幸，为《梁丘易》。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，元帝好之，欲考其异同，令充宗与诸《易》家论。充宗乘贵辩口，诸儒莫能与抗，皆称疾不敢会。有荐云者，召入，摄登堂，抗首而请，音动左右。既论难，连拄五鹿君。故诸儒为之语曰：“五鹿岳岳，朱云折其角。”由是为博士。

以上说经折五鹿

迁杜陵令，坐故纵亡命。会赦，举方正，为槐里令。时中书令石显用事，与充宗为党，百僚畏之。唯御史中丞陈咸，年少抗节，不附显等，而与云相结。云数上疏，言丞相韦玄成容身保位，亡能往来，而咸数毁石显。久之，有司考云，疑风吏杀人。群臣朝见，上问丞相以云治行，丞相玄成言：“云暴虐亡状。”时陈咸在前，闻之，以语云。云上书自讼，咸为定奏草，求下御史中丞。事下丞相，丞相部吏考立其杀人罪。云亡入长安，复与咸计议。丞相具发其事，奏：“咸宿卫执法之臣，幸得进见，漏泄所闻，以私语云，为定奏草，欲令自下治，后知云亡命罪人，而与交通，云以故不得。”上于是下咸、云狱，减死为城旦。咸、云遂废锢，终元帝世。

以上与陈咸俱废

至成帝时，故丞相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，甚尊重。云上书求见，公卿在前，云曰：“今朝廷大臣，上不能匡主，下无以益民，皆尸位素餐，孔子所谓‘鄙夫不可与事君’，‘苟患失之，亡所不至’者也。臣愿赐尚方斩马剑，断佞臣一人，以厉其余！”上问：“谁也？”对曰：“安昌侯张禹！”上大怒，曰：“小臣居下讪上，廷辱师傅，罪死不赦！”御史将云下，云攀殿槛，槛折，云呼曰：“臣得下从龙逢、比干游于地下，足矣！未知圣朝何如耳？”御史遂将云去。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，叩头殿下，曰：“此臣素著狂直于世，使其言是，不可诛；其言非，固当容之。臣敢以死争。”庆忌叩头流血，上意解，然后得已。及后当治槛，上曰：“勿易，因而辑之，以旌直臣。”

以上廷辱张禹

云自是之后不复仕。常居鄠田，时出乘牛车，从诸生，所过皆敬事焉。薛宣为丞相，云往见之。宣备宾主礼，因留云宿，从容谓云曰：“在田野亡事，且留我东，可以观四方奇士。”云曰：“小生乃欲相吏邪？”宣不敢复言。其教授，择诸生，然后为弟子。九江严望及望兄子元，字仲，能传云学，皆为博士。望至泰山太守。云年七十余，终于家。病不呼医饮药，遗言：以身服敛，棺周于身，土周于椁，为丈五坟，葬平陵东郭外。

梅福，字子真，九江寿春人也。少学长安，明《尚书》、《谷梁春秋》，为郡文学，补南昌尉，后去官归寿春。数因县道上言变事，求假轺传诣行在所条对急政，辄报罢。是时，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，凤专势擅朝，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，讥刺凤，为凤所诛，王氏浸盛，灾异数见，群下莫敢正言。福复上书曰：“臣闻箕子佯狂于殷，而为周陈《洪范》；叔孙通遁秦归汉，制作仪品。夫叔孙先非不忠也，箕子非疏其家而畔亲也，不可为言也。昔高祖纳善若不及，从谏若转圜，听言不求其能，举功不考其素。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，韩信拔于行陈而建上将。故天下之士云合归汉，争进奇异，知者竭其策，愚者尽其虑，勇士极其节，怯夫勉其死。合天下之知，并天下之威，是以举秦如鸿毛，取楚若拾遗。此高祖所以亡敌于天下也。孝文皇帝起于代

谷，非有周、召之师，伊、吕之佐也，循高祖之法，加以恭俭，当此之时，天下几乎。由是言之，循高祖之法则治，不循则乱。何者？秦为亡道，削仲尼之迹，灭周公之轨，坏井田，除五等，礼废乐崩，王道不通，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。孝武皇帝好忠谏，说至言，出爵不待廉茂，庆赐不须显功。是以天下布衣，各厉志竭精，以赴阙廷，自炫鬻者不可胜数。汉家得贤，于此为甚！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，升平可致；于是积尸暴骨，快心胡、越，故淮南王安缘问而起。所以计虑不成，而谋议泄者，以众贤聚于本朝，故其大臣势陵不敢和从也。方今布衣乃窥国家之隙，见间而起者，蜀郡是也。及山阳亡徒苏令之群，蹈藉名都大郡，求党与，索随和，而亡逃匿之意。此皆轻量大臣，亡所畏忌，国家之权轻，故匹夫欲与上争衡也。士者，国之重器，得士则重，失士则轻。《诗》云：‘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’庙堂之议，非草茅所当言也。臣诚恐身涂野草，尸并卒伍，故数上书求见，辄报罢。臣闻齐桓之时，有以九九见者，桓公不逆，欲以致大也。今臣所言，非特九九也，陛下距臣者三矣，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。昔秦武王好力，任鄙叩关自鬻；繆公行伯，繇余归德。今欲致天下之士，民有上书求见者，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，言可采取者，秩以升斗之禄，赐以一束之帛。若此，则天下之士发愤懣，吐忠言，嘉谋日闻于上，天下条贯，国家表里，烂然可睹矣！夫以四海之广，士民之数，能言之类至众多也；然其俊桀指世陈政，言成文章，质之先圣而不缪，施之当世合时务，若此者亦亡几人。故爵禄束帛者，天下之底石，高祖所以厉世摩钝也。孔子曰：‘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’至秦则不然，张诽谤之罔，以为汉驱除，倒持泰阿，授楚其柄。故诚能勿失其柄，天下虽有不顺，莫敢触其锋，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，为汉世宗也！今不循伯者之道，乃欲以三代选举之法取当世之士，犹察伯乐之图求骐驎于市，而不可得亦已明矣！故高祖弃陈平之过而获其谋，晋文召天王，齐桓用其仇，亡益于时，不顾逆顺，此所谓伯道者也。一色成体谓之醇，白黑杂合谓之驳。欲以承平之法，治暴秦之绪，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。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，又加戮焉。夫鹄遭害，则

仁鸟增逝；愚者蒙戮，则知士深退。间者愚民上疏，多触不急之法，或下廷尉，而死者众。自阳朔以来，天下以言为讳，朝廷尤甚。群臣皆承顺上指，莫有执正。何以明其然也？取民所上书，陛下之所善，试下之廷尉，廷尉必曰：‘非所宜言，大不敬！’以此卜之，一矣。故京兆尹王章资质忠直，敢面引廷争，孝元皇帝擢之，以厉具臣而矫曲朝。及至陛下，戮及妻子。且恶恶止其身，王章非有反畔之辜，而殃及家。折直士之节，结谏臣之舌，群臣皆知其非，然不敢争。天下以言为戒，最国家之大患也！愿陛下循高祖之轨，杜亡秦之路，数御《十月》之歌，留意《亡逸》之戒，除不急之法，下亡讳之诏，博览兼听，谋及疏贱，令深者不隐，远者不塞，所谓‘辟四门，明四目’也。且不急之法，诽谤之微者也，往者不可及，来者犹可追。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，外戚之权日以益隆，陛下不见其形，愿察其景。建始以来，日食地震，以率言之，三倍春秋，水灾亡与比数，阴盛阳微，金铁为飞。此何景也？汉兴以来，社稷三危。吕、霍、上官，皆母后之家也。亲亲之道，全之为右，当与之贤师良傅，教以忠孝之道。今乃尊宠其位，授以魁柄，使之骄逆，至于夷灭，此失亲亲之大者也！自霍光之贤，不能为子孙虑，故权臣易世则危。《书》曰：‘毋若火，始庸庸。’势陵于君，权隆于主，然后防之，亦亡及已！”

以上疏请进贤求言，讥切王氏

上遂不纳。成帝久亡继嗣，福以为宜建三统，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，复上书曰：“臣闻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政者，职也。位卑而言高者，罪也。越职触罪，危言世患，虽伏质横分，臣之愿也。守职不言，没齿身全，死之日，尸未腐而名灭，虽有景公之位，伏历千驷，臣不贪也。故愿壹登文石之陛，涉赤墀之途，当户牖之法坐，尽平生之愚虑。亡益于时，有遗于世。此臣寝所以不安，食所以忘味也，愿陛下深省臣言。臣闻存人所以自立也，壅人所以自塞也。善恶之报，各如其事。昔者，秦灭二周，夷六国，隐士不显，佚民不举，绝三统，灭天道，是以身危子杀，厥孙不嗣。所谓壅人以自塞者也。故武王克殷，未下车，存五帝之后，封殷于宋。绍夏于杞，明著三统，示不独

有也。是以姬姓半天下，迁庙之主流出于户。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。今成汤不祀，殷人亡后，陛下继嗣久微，殆为此也。《春秋经》曰：‘宋杀其大夫。’《谷梁传》曰：‘其不称名姓，以其在祖位，尊之也。’此言孔子故殷后也，虽不正统，封其子孙以为殷后，礼亦宜之。何者？诸侯夺宗，圣庶夺適，传曰‘贤者子孙宜有土’，而况圣人、又殷之后哉？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，而皇天动威，雷风著灾。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，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，非皇天之意也。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，以封其子孙，则国家必获其福，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。何者？追圣人素功，封其子孙，未有法也，后圣必以为则。不灭之名，可不勉哉？”

以上疏请封仲尼子孙

福孤远，又讥切王氏，故终不见纳。武帝时，始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。至元帝时，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，位次诸侯王。使诸大夫、博士求殷后，分散为十余姓，郡国往往得其大家，推求子孙，绝不能纪。时匡衡议，以为“王者存二王后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。其犯诛绝之罪者绝，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，上承其王者之始祖。《春秋》之义：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。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，则宜更立殷后为始封君，而上承汤统，非当继宋之绝侯也，宜明得殷后而已。今之故宋，推求其嫡，久远不可得；虽得其嫡，嫡之先已绝。不当得立。《礼记》孔子曰：‘丘，殷人也。’先师所共传，宜以孔子世为汤后。”上以其语不经，遂见寝。至成帝时，梅福复言宜封孔子后以奉汤祀。绥和元年，立二王后，推迹古文，以《左氏》、《谷梁》、《世本》、《礼记》相明，遂下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，语在《成纪》。

以上终叙汉封仲尼子孙为殷后之事

是时，福居家，常以读书养性为事。至元始中，王莽颺政，福一朝弃妻子，去九江，至今传以为仙。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，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。

云敞，字幼儒，平陵人也。师事同县吴章，章治《尚书经》，为博士。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，年幼。莽秉政，自号安汉公。以平帝为

成帝后，不得顾私亲，帝母及外家卫氏皆留中山，不得至京师。莽长子宇，非莽鬲绝卫氏，恐帝长大后见怨，宇与吴章谋，夜以血涂莽门，若鬼神之戒，冀以惧莽。章欲因对其咎。事发觉，莽杀宇，诛灭卫氏，谋所联及，死者百余人，章坐要斩，磔尸东市门。初，章为当世名儒，教授尤盛，弟子千余人。莽以为恶人党，皆当禁锢，不得仕宦，门人尽更名他师。敞时为大司徒掾，自劾吴章弟子，收抱章尸归，棺敛葬之，京师称焉。车骑将军王舜高其志节，比之栾布，表奏以为掾，荐为中郎谏大夫。莽篡位，王舜为太师，复荐敞可辅职，以病免。唐林言敞可典郡，擢为鲁郡大尹。更始时，安车征敞为御史大夫，复病免去，卒于家。

赞曰：昔仲尼称不得中行，则思狂狷。观杨王孙之志，贤于秦始皇远矣。世称朱云，多过其实，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亡是也。”胡建临敌敢断，武昭于外，斩伐奸隙，军旅不队。梅福之辞，合于《大雅》，虽无老成，尚有典刑，殷监不远，夏后所闻，遂从所好，全性市门。云敞之义，著于吴章，为仁由己，再入大府，清则濯缨，何远之有？

汉书 / 萧望之传

萧望之，字长倩，东海兰陵人也，徙杜陵。家世以田为业。至望之，好学，治《齐诗》，事同县后仓且十年。以令诣太常受业，复事同学博士白奇，又从夏侯胜问《论语》、《礼·服》，京师诸儒称述焉。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，长史丙吉荐儒生王仲翁与望之等数人，皆召见。先是，左将军上官桀与盖主谋杀光，光既诛桀等，后出入自备，吏民当见者，露索去刀兵，两吏挟持。望之独不肯听，自引出曰：“不愿见。”吏牵持匈匈，光闻之，告吏勿持。望之既至前，说光曰：“将军以功德辅幼主，将以流大化，致于洽平。是以天下之士延颈企踵，争愿自效，以辅高明。今士见者皆先露索挟持，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、致白屋之意。”于是光独不除用望之，而仲翁等皆补大将军史。三岁间，仲翁至光禄大夫给事中，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，署小苑东门候。仲翁出入从仓头庐儿，下车趋门传呼甚宠，顾谓望之曰：“不